《贺花神》，东方美学的深情回望

徐瑞成

“曙色东冈，月华满西厢；四时轮转，寒来暑往；穹庐苍苍，天垂万象；厚土茫茫，地载群芳。”随着歌声悠然响起，身着素衣的女子手捧十二个月的名花惊现舞台。

《贺花神》是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歌咏创意节目。节目以“花”为意象，以“贺”为主题，通过AI生成影像与实景舞台扩展技术，打造“一月一人一景，一花一态一观”的视觉美景，呈现四季更迭的自然意趣，诠释生生不息的美学意蕴。该节目突破常规，大胆创新，集思想性、艺术性和观赏性于一体，可谓穿越千年的文化盛宴，令观众叹为观止。

“十二花神落人间，半是风雅半是仙。”《贺花神》堪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艺术作品。它成功地将文物考据、诗词意境、人物风骨、舞台表演与前沿科技进行了深度融合，其最宝贵的价值在于，它不仅是视听艺术的精彩呈现，更是一次文化叙事的深刻创新。

“歌”——诗性的赋格

《贺花神》中的“歌”，远非声乐层面的单纯演绎，而是一座构筑于仪式、文学与意象三重维度之上的精神场域。这是对古老诗歌的回响，亦是对自然诗性的表达，更是集体情感与节律共振的独特媒介。

“歌者，情之声也。”歌词文本本身，便是一座高度凝练的意象宝库，其文学性深刻塑造了节目的精神质地。那一句“赠予远方，不息向往；岁岁枯荣，年年芬芳”，那一段“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；四时成序，共赴韶光”，构筑成沉浸式自然圣殿的声学基石。歌词巧妙化用《诗经》《楚辞》及历代花间诗词的意象，譬如“芬芳”“环佩”“霓裳”“西厢”，这些并非辞藻的简单堆砌，而是通过现代诗性的重组，让古典语汇在当代听觉中重新焕发象征活力。每一个植物名、每一种颜色词、每一种情境，都成为携带千年文化记忆的密码，让那逝去的花朝月夕得以在当代复苏，而聆听者也在音声的浸润中暂返那个万物有灵的诗意世界。

全歌可视为一部以百花为角色的微型生态史诗。不同花卉的歌声特质，如梅花之清峭、牡丹之雍容，通过旋律成为植物灵格的“声态”呈现，完成了一次对自然生命集体人格的诗性赋格。从文化表达的角度来看，《贺花神》无疑是一次成功的传统文化创新实践，它将古老的文化记忆转化为文化认同与自然敬畏的当代回声，让传统文化以一种更年轻、更时尚的方式走进了大众视野。

“咏”——浪漫的意象

《贺花神》堪称2026年春晚中最具雅韵的节目。节目将传统花神文化与现代科技匠心融合，这是一次对中华文明“浪漫基因”的深度激活。节目通过吟咏的方式，深挖了“十二花神”背后以花喻人、以人品花的文化内涵。

那些刻在花木里的诗意，藏在典故中的风骨，经由舞台演绎，跨越千年而来，让我们在惊艳之余，读懂了中式美学的真谛，也读懂了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与坚守。当十二位花神在虚拟与现实的交织中款款走来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四季更迭的自然景致，更是古人“仰观天文、俯察地理”的朴素智慧。譬如，正月里，梅花花神林逋深情吟道：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”他以梅为妻，以鹤为子，此即为我们所熟知的“梅妻鹤子”；二月里，杏花花神陆游直抒胸臆：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即便是一夜未眠，报国无门，陆游依然期盼明天早晨会看到明艳的杏花；六月里，荷花花神周敦颐咏物寄情：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”从此，荷花成了志向高洁、不媚世俗的精神符号，它是作者人品的最好诠释；七月里，蜀葵花神徐渭饮酒高诵：“丹心托向谁，画里向阳枝。”借咏蜀葵花来寄托个人情怀，蜀葵被赋予了忠诚向阳的象征意义……

节目将古典诗文吟诵从书斋舞台化，吟诵声起时，舞姿随诗文意象而舒展；音韵顿挫处，影像随灯光变换而呈现，营造出浓厚的古典文化仪式感和诗意氛围。

“舞”——流转的画卷

《贺花神》的横空出世，宛如一股清冽的古风，不仅打破了观众对春晚歌舞类节目的固有印象，更用舞台技术与文化表达上的双重创新，诠释了何为“刻在骨子里的东方浪漫”。

节目融合了AI生成影像与实景舞台扩展技术，实现了“人动花随”的视觉效果。从正月梅花花神的清冷孤傲到腊月水仙花神的飘逸仙气，十二位演员以各具韵味的肢体演绎，共同构建了四季流转的舞蹈画卷。譬如，演员秦岚的温婉、李沁的清冷、王楚然的明艳，三种截然不同的东方美，在舞台上交织碰撞，既有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的明媚，也有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的清丽，更有“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”的文人风骨。她们以花为媒，以身为笔，在春晚的舞台上写下了一首最美的东方诗。演员王楚然清冷的眉眼间带着一丝古典的温婉，完美契合花卉意象的气质。尤其是那个灵动娇俏的转圈动作，裙摆飞扬，宛如一朵迎风绽放的芙蓉花，结合舞台上AI生成的虚拟花境，花瓣在她身边飞舞，更添几分梦幻感。不少观众直呼：“王楚然一转头，我们仿佛看见了古籍里走出来的花神。”

舞蹈不仅展现花神的形态美，更传递国人“依时赏花、顺应自然”的时间哲学，以及“月月有好花，岁岁常安康”的生命祈愿。这不仅是春晚舞台的一次创新，更为文化遗产的活化提供了“舞蹈叙事”新范式。

“画”——细腻的质感

春晚节目《贺花神》甫一结束，网络上的讨论急速升温。“好美”“好雅”“火爆了”这些评价让我们看到，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的节目又一次借春晚的舞台，将刻在观众DNA中的对“中式美学”的欣赏与偏爱点燃。

科技赋能将中式美学演绎到极致，每一帧都美成壁纸，被观众直呼“春晚封神之作”。场景实现了无缝切换，舞台瞬间幻化为孤山梅园、濂溪荷塘、丝路黄沙等历史实景，演员“抬手即花开”，虚拟花瓣甚至能飘入观众席，营造出“人在画中游”的沉浸感。微观细节做到了极致还原，AI技术精准处理了蜀葵花绽放、金鱼游动等特写镜头，花瓣纹理、光影变化乃至鱼鳍摆动的幅度都参考了宋代工笔画的笔触，达到了电影级的细腻质感。当十二花神踏春而来，满屏皆是东方美。十二位演员的演绎，实现了历史人物、花卉特质与时代审美的完美统一。女性花神的古典美，堪称一流，王楚然的演绎，红衣琵琶回眸镜头，在20秒内以无台词表演完成了从离愁、决绝到心怀家国的情绪流转，被赞为“神级镜头”。秦岚的桃花神、李沁的桂花神，其造型与气质均被赞“美到词穷”。节目还大胆引入宁理饰演的林逋、胡兵饰演的张骞、刘学义饰演的白居易等男性花神形象，打破了固有认知，赋予了花神文化更厚重的历史维度。

《贺花神》的画面美，是文化深度、技术高度、艺术精度与哲学温度的四重奏。它并非简单的古风复刻，而是以当代顶尖科技为翼，让沉淀千年的文物纹样、诗词意境与人物风骨“破画而出”，完成了一场震撼人心的当代东方美学启蒙。

“艺”——完美的融合

《贺花神》以“艺”载“史”，以“术”传“道”，其文化叙事深植于中国千年的“花神信仰”与“月令文化”，通过文物实证、历史人格与中式时间观的三重重构，完成了一次从民俗经典到当代审美的精准转译。

节目最核心的叙事支点，是对故宫博物院所藏“白玉月令组佩”的视觉与精神复刻。这一选择摒弃了民间流传甚广的数十种“花神版本”，转而以清代宫廷玉雕的权威形制为蓝本，确立了“十二月令、十二花卉”的严谨框架。舞台上悬挂的12块圆形玉佩，雕琢着对应月份的花卉纹理，随着表演推进，“缺失的玉佩缓缓归位”，这一动态设计不仅形成了“时光圆满”的视觉高潮，更在文化层面将玉文化的“礼”、月令的“序”与花神的“雅”三者融为一体，让叙事有了可触摸的历史质感。《贺花神》跳出了单纯的“赏花”美学，采用“一月一人一景”的互文叙事，将历史人物的风骨与花卉的品性深度绑定。这种“人花互喻”并非随意附会，而是基于古籍记载与文化共识的严谨创作，譬如五月石榴花神对应张骞，便是依据《本草纲目》中“张骞出使西域带回安石榴”的记载，将“花神”叙事拓展为文明交流的宏大史诗。

《贺花神》通过“月令藏诗”的巧思，让观众在欣赏美的过程中，潜移默化地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。这种“沉浸式传承”，让千年花神走出古籍与深宫，成为当代人可以共赏、共享的文化盛宴。

肥王鱼的传说

胡焕亮

淮河（淮南）文化漫谈（第七季）征文

肥王鱼，又名回王鱼、淮王鱼，为鱼中上品，乃淮河名产，以凤台县的黑龙潭和硖山口所产最佳。肥王鱼栖于淮河激流处的水底石隙中，呈纺锤形，皮色土黄，无鳞，肉质细腻，嫩如豆腐，素以味鲜、肉嫩、滑利、爽口著称。肥王鱼的烹调方法很多，但以清汤清炖为上，“奶汁肥王鱼”就是用这种方法烹制的。将鱼去鳃，剖腹去内脏，洗净后，两面剞上柳叶花刀。锅内放入熟猪油烧热，烹入鸡汤，放入鱼、瘦猪肉片、葱、姜，用旺火煮到汤汁呈奶白色，再加上盐、胡椒粉，盛出，撒上香菜段即可。成菜汤汁奶白，鱼肉鲜香细嫩，风味独特。

凤台一带民间传说，西汉时，黑龙潭附近有个姓佟的财主，强行纳一渔翁的女儿为妾，大摆宴席以示庆贺。适逢淮南王刘安经过此地，悲愤欲绝的渔翁，见此机会，便上前求见。他献上刘安爱吃的豆腐（其实是肥王鱼，因其肉质嫩似豆腐）。但见碗中鱼肉白嫩如豆腐，其汤俨然乳汁。刘安吃后大悦，赞不绝口，遂命人赏赐。渔翁拒收赏银，而诉冤情。刘安听后大怒，把财主扔入黑龙潭。然后细问渔翁：“方才与寡人所食何物？”此时渔翁方敢据实相禀。“奶汁肥王鱼”因而得名。自此，淮南王也爱上了肥王鱼。一次刘安心情高兴，以肥王鱼宴请众臣，因人多鱼少，厨师以其他鱼混充，被刘安识破，大发雷霆：“吾一日不能无肥王鱼！”可见肥王鱼受宠之程度了。后此菜流入蚌埠、合肥一带民间，并以奶汁鸡汤煨煮，成为徽菜一绝。

我有幸第一次品尝肥王鱼的美味，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。当时我在大队工作，大队为了发展企业请了外地客商，客人点名要品尝这道佳肴。受领导派遣，我托了熟人才从打鱼人那里弄了两条。客人的要求得以满足，我也跟着沾了光。

说起打鱼人，不能不提夏湾村的老渔民马义道。夏湾村几百口人就住在淮河边，那年头，夏湾村人有一多半不是捕鱼就是摆渡，但是有能耐捕捉到肥王鱼的却只有马义道一人。马义道家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，对淮河的水性和鱼性十分熟悉。县政府有贵客招待需要肥王鱼，必须事前跟他打招呼，他才安排捕捉。一方面这种鱼数量少，不易捕捉，另一方面他也有一种朴素的环保观念，自觉地限制滥捕，因此他的鱼不是随便能买到的。正因为如此，马义道当时在地方上绝对称得上是个名人。由于一些好事者加油添醋的传说，当地人都把他看神了……但马义道的捕鱼技巧的确堪称一绝，我就有幸亲眼目睹过一回。

时值隆冬季节，本来就生活在深水区的肥王鱼就潜得更隐蔽了。黑龙潭的绝壁下，一艘小船摇摇荡荡。马义道站在船头，手执细细的长竹竿（那是由好几根竹竿连接在一起的），足有十余米长，竹竿前端绑扎几排锋利的钢钩，约有人手指那样大。

他沿着石壁将竹竿渐渐探下去，直到水面上还剩下二尺来长。然后，只见他微眯双眼，弯下身去，忽上忽下，忽左忽右地扭动着竹竿。不一会儿，他的眉头跳动，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，两手交替着将竹竿提出水面。此刻，你会惊奇地发现，少则一条，多则两三条肥王鱼，扭动着肥嫩的身体，乖乖地落入他的鱼舱。据说，他就是闭上眼睛，也能把水下的石头缝摸得一清二楚。

老渔民马义道已经故去多年，但愿他捕捉肥王鱼的高超技艺没有失传，能够得到继承和传承。希望有一天，我能够重睹一回马义道式的捕捉肥王鱼的绝技。

《贺花神》中的淮南故事

周 强

“打响文化资源牌”之“淮南历史文化撷英”（第十季）大型征文

央视客户端报道，央视春晚歌咏创意秀节目《贺花神》以“十二花神”为叙事主线，构建“一月一人一景，一花一态一观”的视觉场景，不仅震撼了现场观众，连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惊呼：“《贺花神》就是东方美学的极致浪漫吧！整个画面美得让人挪不开眼睛，亦真亦幻如诗如画。”

极致浪漫的十二花神各有其精彩传奇，而这些传奇中又不乏精彩的淮南故事。

梅花神在茅仙洞植梅

梅花是中国传统的“十大名花”之一，既与兰、竹、菊并称“花中四君子”，又与松、竹并称“岁寒三友”。《贺花神》节目中，正月梅花的花神是北宋诗人林逋。

林逋，字君复，浙江杭州人，居于孤山，自号“孤山处士”。作为隐逸诗人，林逋对梅花情有独钟，其《山园小梅》中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的神来之笔，成为千古流传的咏梅佳句。林逋终生不仕不娶，自谓“以梅为妻，以鹤为子”，留下“梅妻鹤子”的千古传奇，去世后被宋仁宗赐谥“和靖先生”，后世亦因此将其尊为梅花花神。

林逋与安徽的渊源颇深，曾游历今合肥、淮南、六安、马鞍山、安庆、芜湖、池州等市域。据考证，林逋存诗300余首，残句五联，能够明确与安徽相关的诗作有数十首。

凤台县茅仙古洞始建于西汉时期，原名峡石寺。传说“三茅真君”即茅盈、茅固、茅衷兄弟无意功名，云游山川，寻仙悟道，路经淮南时，见此地景色绝佳，又有深洞隐于山中，便决意隐居修炼，终得道成仙。林逋仰慕前辈隐逸同道，曾专程来淮南探寻三茅遗踪，作《游峡石寺》：“长淮如练楚山青，禹凿招提甲画屏。数崦林萝攒野色，一崖楼阁贮天形。灯惊独鸟回晴坞，钟送遥帆落晚汀。不会剃头无事者，几人能老此禅扃。”

《游峡石寺》赞美了淮河的自然风光，流露出对世俗功名的淡泊态度和寄情山水的闲适心境，更是通过对孤灯、独鸟、晚钟、远帆等意象的描绘，营造出幽静深远的意境，体现出诗人与自然为伴的满足与陶醉。茅仙洞清天观院内今存两株丈余高的古腊梅，传说即是林逋来游时亲手栽植，后人以皇上钦赐谥号命名为“和靖梅”。如今和靖古梅依然葱郁挺拔，每到冬季，傲立雪中，迎风绽放，为古道观增添了勃勃生机。

杏花神陆游诞生在“淮之湄”

《贺花神》以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为二月杏花花神。陆游《临安春雨初霁》中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的诗句，以极简笔触勾勒出江南春日画面：春雨淅沥，杏花盛开，清晨的深巷中传来叫卖杏花的声音。这不仅是对自然景物的客观描写，更蕴含着诗人对生活的细腻感知，使杏花成为承载着春意、诗意与生活气息的文化符号。

陆游还曾以《杏花》为题写诗：“江城开岁风雨频，闭合不出俄经旬；忽逢国艳带卯酒，坐觉天地无余春。芳敷正当晨露重，盛丽欲擅年华新。数株欹斜傍山驿，一簇深浅临烟津。徘徊跋马不忍去，只恐飘堕随车尘。念当载酒醉花下，破晓啼莺先唤人。”他写过的咏杏名句还有《山园杂咏》“桃花烂熳杏花稀，春色撩人不忍违”、《春游》“杏花天气喜新晴，白首书生乐太平”、《社日小饮》“社雨霏霏湿杏花，农家分喜到州家”……

陆游与淮南的渊源很深，他的祖籍在浙江绍兴，出生地为安徽寿县。其父陆宰曾在淮南为官，在寿春置有田园。公元1125年11月13日，陆宰奉诏赴汴京任职，官船行至寿县至正阳关段的淮河岸边，陆游在此出生，正如其诗所云：“少傅奉诏朝京师，舣船生我淮之湄”。

不久宋金战争爆发，陆宰去职，回到寿春过了数年田园生活，陆游在此启蒙，其诗句“细思渭北希高价，终胜淮南诮发蒙”和“死前幸作扶犁叟，免使淮南笑发蒙”可作佐证。公元1129年，金兵攻陷寿春府，“淮边夜闻贼马嘶，跳去不待鸡号旦”，陆游全家逃离淮南，返回浙江原籍，此时陆游年仅4周岁。

水仙花神相关人物在淮南写诗

水仙是石蒜科水仙属多年生草本植物，是中国传统的观赏花卉，清代李汝珍《镜花缘》将“古香自异”“国色无双”“骨重香严”的水仙花尊为花中“十二师”之一。《贺花神》以洛神为水仙花神，洛神即洛水女神洛嫔，为伏羲氏之女，称宓妃。

田 刚 摄

洛神原型出自屈原《楚辞·离骚》中的宓妃和《楚辞·天问》中的洛嫔，西汉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、刘安《淮南子·俶真训》，东汉张衡《思玄赋》均提及宓妃，但彼时其有其名而无其形，是曹植的《洛神赋》将形神兼备的洛神塑造成绝美经典。

赋中有“体迅飞凫，飘忽若神，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”之句，形容洛神身姿轻捷如飞鸟，飘忽灵动，在水波上缓步而行，罗袜溅起的水沫如尘。北宋黄庭坚《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》以“凌波仙子生尘袜，水上轻盈步微月”化用曹植赋文描摹水仙花之美，又以“是谁招此断肠魂？种作寒花寄愁绝”喻水仙花为洛神愁魂所化。由此，洛神成为水仙花花神，“凌波仙子”成为水仙花的别名。

关于《洛神赋》的创作主旨，“感甄说”为民间流传观点，认为洛神原型为曹丕之妻甄氏。曹植曾属意甄氏，曹操却将甄氏许配曹丕，甄氏故去后，曹植感念于心，创作《洛神赋》寄托情思。

据此，水仙花神相关人物与淮南产生关联。公元209年春，曹操征伐东吴，曹丕随征，同行者还有王粲，行军路线自涡河入淮，溯淮入淝，进军合肥。曹丕与王粲途经寿春时，以《浮淮赋》同题唱和，曹丕赋中有“白旄冲天，黄钺扈扈，武将奋发，骁骑赫怒。于是惊风泛，涌波骇，众帆张，群棹起，争先逐进，莫适相待”；王粲赋中有“钲鼓若雷，旌旄翳日，若鹰飘逸，递相竞轶。凌波涛以高骛，驰骇浪而赴敌”。两首《浮淮赋》均展现了曹军战舰沿淮河浩荡前行、将士意气风发、志在平吴的豪迈气势。

黄 埭 与 黄 歇

陈 琦

一

前年金秋，我携九旬母亲等回无锡，为表弟嫁女贺喜。此前，母亲说：“想回东桥一趟。”东桥，现已划归苏州相城区管辖，乃母亲之故里。第二天上午，我等老少四代，踏行东桥老街，观草木砖瓦，赏风土人情。秋韵氤氲，吴侬软语灵动轻款，委婉动听……此刻，触景生情，两代人牵出深藏在记忆里的稚童时光！

离开东桥，途中接到黄埭表姐电话，已在饭店安排妥中饭，并发定位。不久，车驶入黄埭街道。秋阳铺地，市井熙攘。至十字路口，忽见石塑巍然入目——高丈余，衣袂翩跹，手持长锸，目视远方。旁有碑刻，字若斗大：“春申君黄歇”。

孙女扶窗而望，询问道：“他是谁？这么威武。”我俯身答：“两千余年前，楚国令尹黄歇，曾在此治水利民。”孙女似懂非懂，未再多言。不多时，车行至一湖边，遂下车。见一湖秋水，满目清寒；风掠过，岸柳垂丝，波光似金。表姐道：“此湖因春申君而得名春申湖，世代滋养黄埭。”

席间，表姐捧茶补言：“老辈人常说，若无春申君，江东或仍是泽国沼地。”

二

黄歇（公元前314年–前238年），楚国令尹。楚考烈王时期受封“春申君”，其封地核心位于淮北十二县（今江苏北部一带）。后因淮北毗邻齐国边境，战事频繁，黄歇主动请求将封地改换至江东吴墟（今苏州、上海一带）。《史记·春申君列传》载：“请封于江东，考烈王许之。”

木槿昔年，浮生未歇。黄歇受封江东，自淮北平原策马而来。彼时吴越故地，河道拥堵，江潮倒灌，淤滩连片，水患频仍。百姓或逐水而居，或困于涝旱；五谷歉收，六畜瘦弱；更有甚者背井离乡，岁无宁日。

《论语》有云：“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”黄歇抵达江东，不先筑府，先察水情。他携水工沿吴淞江而下，踏晨露，披星斗，绘河道图于竹帛。见吴淞江支流淤塞如堵，农人持浊水叹：“水旱无常，颗粒难收。”黄歇执其手曰：“某必令江水为百姓用，非为百姓患。”黄歇，这位政治生涯中颇多谋略的政治家，立江东治水一十载，劳苦功高，却因一念错断殒命寿春棘门，全家亦被李园诛杀。

三

治水之要，在疏不在堵。黄歇定策：“导江入湖，通湖达海。”征民力时，不施苛政，与民同餐宿。白日挽袖运石，夜宿工棚问疾苦。有属吏劝：“君乃封君，何必躬亲？”黄歇曰：“治水非一人之功，官吏与民同心，方有大成。”因而，他招募麾下，必择向善、耐苦、守拙、懂分寸、无私心者。

彼时无机械，民以木耒挖泥，效率甚低。黄歇观之，改良工具：木耒加铁刃，成“铁锸”，挖泥功效倍增；又在治水实践中推广“龙骨水车”，引水排淤，实为利器。此后千百年，这二物在江东农事中沿用许久。

回望黄埭古时，多洼地，水流不畅。尤其梅雨时节，湖水倒灌，农田尽成泽国。黄歇亲赴勘察，见西侧古河淤塞，遂下令疏浚。百姓闻之，初有怨言：“劳民伤财，何时见功？”黄歇至田埂，指洼地曰：“今疏河道、筑堤坝，灌排通畅，来年此处必成良田。”

数月后，堤坝成，河道通。恰逢暴雨，百姓甚惧，恐往年水灾重演，遂奔至堤边观望。见洪水为坝所挡，洼地积水顺河排出，皆呼“春申君神算”。次年，洼地垦为良田，稻麦盈畴。百姓感其恩，名洼地为“春申湖”，称古河为“春申江”。黄埭之名，亦因黄歇驻留而定，世代传承。

据《史记》所载，黄歇治水，非止黄埭。他于太湖东岸筑“黄浦塘”，连太湖与东海，既解排水之困，又畅水运之途。此后，商船自东海达太湖，江东丝绸、大米、茶叶、竹品尽数载往楚都，齐鲁等地货物亦南下交易。几年间，商埠兴起，城镇渐旺。苏州、无锡“环太湖圈”之繁华，实始于此，且迈一大步。

四

相比大禹、李冰、孙叔敖、西门豹，黄歇治水更重实效与长效，且在维护、加固层面下大气力。他首设“水官”一职以守河道，定“水法”以科学规范用水：秋冬疏浚，春夏巡堤，禁堵河道，禁毁堤坝。此制虽简，却保江东水利千年无虞。即便黄歇遇害后，江东百姓仍循其法、护其功、扬其用。

母亲感慨道：“此人当受世代供奉。”表姐点头：“老辈人说，春申君庙曾遍布江东，逢年过节，百姓携粮果祭拜，求风调雨顺。今虽庙少，然雕像、湖名、地名，皆是纪念。”

饭后，母亲慢行，秋风渐凉，她仍沉浸于回忆中：“幼时在东桥，我常去河边汰菜、洗衣。那河，莫不是春申君所挖所疏？”我尚记得，东桥旧河横亘南北，水清岸绿，曾养一方人。或然，或不然，但江东河湖港汊诸水系，多沾春申君遗泽，此言不虚。乱世之中，诸侯多夺城掠地、封官晋爵，黄歇却舍兵戈而治水，以民为本，以功为碑。如此担当，江东百姓岂能不铭记于心？

车渐行渐远，春申湖与雕像渐成远景。秋阳正好，江南依旧。忽觉，黄歇虽逝，其精神宛若春申湖水，滋养江东，润泽百姓，从未干涸。